

# “从盐碱滩到米粮川——纪念中科院在封丘工作50周年”系列一 不毛之地引来大牌科学家

□记者 游晓鹏

河南省新闻名专栏

## 引子

50年前,黄河边,贫困的封丘小县。三年自然灾害的痛苦记忆还没过去太久,白茫茫的盐碱滩上,陆续来了一些陌生人。

他们戴着眼镜,穿着白衬衣、蓝裤子,装扮与这片不毛之地格格不入,却很快跟庄稼汉打成一片。白天扛着洛阳铲与农民们祖祖辈辈都没见过的仪器,在地里忙碌,拿着本子写写画画,晚上住农民家里还给钱,跟农民一起把红薯、高粱当口粮。

“你们从哪儿来?到底是弄啥咧?”面露饥色的当地人问。

“我们是中科院的,要治盐碱地!让你们有收成!吃饱肚子!”他们回答。

“噢,那好呀!……”一时间,北京来了大科学家的消息,传遍了黄河边儿这片久被盐碱、水灾蹂躏的土地。

“春天白茫茫(盐碱),秋天水汪汪(水灾),一年四季忙,年年去逃荒”。虽说已解放多年,限于恶劣的自然条件,封丘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。当时封丘是个老灾区,有100万亩耕地,近一半却是盐碱地,还常受水灾、风沙之害,粮食亩产只有四五十斤,年年吃粮要靠救济粮,花钱要等救济款。

农民们虽然是老粗,但已觉中科院这几个字的分量沉甸甸,孕育着天大的希望。更让他们

觉得惊讶的是,科学家们带着铺盖来,后来又盖起了房子,摆开架势不走了,这是要长干。

他们不知道,这些科学家所执行的,是一个攸关国家命脉、意义不亚于“两弹一星”的重大项目,毛主席、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多次做过批示。而这一干,从1964年持续至今,已走过了整整五十个年头。

最顶级的气象地理学家来了,土壤学家来了,植物学家来了,遗传学家来了,水利电力专家也来了……50年来,中科院来封丘工作或做过相关工作的院直属部门有10个,所属京内外科研单位有22个;先后有生

物学部、地学部、新技术局等所属学科约20种专业人员参加。而先后来封丘工作、调研或考察过的那些科学家的名字,即使在今天说出来都让人无比惊讶。

既有竺可桢、熊毅、侯学煜、叶笃正、李庆远、朱兆良、李振声、路甬祥、白春礼、李家洋、张亚平、陈竺、许智宏等20多位带着中国科学界最高光环——院士头衔的大牌科学家,其中不乏以中科院院长、副院长身份到访的;也有王遵亲、傅积平、赵其国、俞仁培等曾把封丘当成半个家,从青春年华干到白发苍苍,创出多项成果、荣誉等身的科技守望者。

中国农业科学界的顶级精英,究竟在封丘做什么大项目?一个偏僻的贫困农业县,如何在50年间持续吸引这么多国宝级专家的注意?

从盐碱滩到米粮川——今年是中科院在封丘工作50周年,虽然吃粮的话题早已不再挂在百姓的嘴边,虽然封丘早已翻身成为产粮大县,但科学家们挥洒青春的记忆仍深藏在封丘。在这片热土上发生过,和正在发生着的农业领域科技与生产相结合的典范——“黄淮海战役”的热血故事,始终不该,也一定不会被人们遗忘。

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中科院的王遵亲、俞仁培等人在封丘地头参观指导。

## 2 重任压到了科学家们肩头

粮食已攸关民国运,成为燃眉之急,“大抓农业,大办粮食”(毛主席1960年的号召)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共识。而从技术层面,盐碱地多少年才能改回来,如何从土地特别是有改良潜力的土地中多要粮食,则成为迫切需要科学家们解决的课题——整个国家都在看着他们,盼着他们。

科学界很快动员起来。1962年9月,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农业科学规划会议代表时,提出了发展农业、改造我国自然面貌的六项任务,其中就包括盐碱土改良,海滨、湖滨和河滩地利用,剑指黄淮海平原。

第二年初,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京召开。会后,聂荣臻、谭震林两位副总理给中央和国务院写报告,提出了农业十大中心任务,其中第四项就是“在黄淮海平原中选定适当地点,建立试验研究中心,以解决河

北、山东、河南、皖北、苏北等省区的旱涝碱综合治理和全面发展生产的科学技术问题”。

报告还强调不能再“单打独斗”,这一问题不是一个部门、一个学科或一个地方所能解决的,必须组织土壤、水利、气象等各学科的力量开展综合性的研究。

两位副总理的报告,获得了中央批准。而报告提出的试验研究中心,1964年,水电部、中国农科院和中科院约请河南地方人员实地考察后,圈定豫北,最后就确定在封丘。

“选定封丘是因为这里是黄淮海平原涝碱沙问题最严重的地方之一,群众生活极其困难,土壤面貌急需改善。”上世纪60年代起为黄淮海治理奋斗终身,相当于半个封丘人的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傅积平先生回忆。(本版照片均由席荣琰先生提供)

## 1 “四害”肆虐的大平原

封丘的故事是从封丘的土开始的。要说封丘的土,就要从更大的黄淮海平原说起——封丘的命运,始终与这块母体紧紧相依。

从地理上讲,黄淮海平原又叫华北平原,由黄河、淮河、海河、滦河等冲积而成,包括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5省和北京、天津两市,涉及311个县。黄淮海平原耕地约2.7亿亩,占全国的18%,一直是我国重要的粮棉产区,也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宜居地和工业基地。

但老天爷在营造这块土地时,却特别“纠结”。他慷慨地给了它最适合庄稼生长的纬度,有充足的日照,温和的季风和平坦的地势,却又附送了频繁洪、涝、旱灾。

“长期以来,黄淮海平原面临着旱涝碱沙‘四害’的严重威

胁,光盐碱地就有4000万亩,是我国最大的缺粮区,要靠东北和南方的粮食来补给。”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退休研究员、75岁的席荣琰先生在这片土地上搞了一辈子研究,他说,黄淮海平原的降水季节分配严重不均,春天降水量小于年降水量的10%,夏季降水量则达到全年的55%~70%,且多以暴雨形式降落——这成为黄淮海平原春旱夏涝和春秋土壤易返盐的主要原因。

而在历史上,黄河等河流多次决口改道和泛滥,又使得黄淮海平原“大平小不平”,岗坡洼地交替,排水不畅,极易成涝,在故堤之背和洼地周边易发生土壤盐渍化,形成盐碱地;在河流决口处和故道河槽中则会留下大片沙地,起风扬沙,漏水漏肥。

这样的地庄稼无法生长,

收成完全没保障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,尽管国家对农业治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,但由于历史灾害沉重,家底太薄,黄淮海平原许多地区粮食生产长期低而不稳,大多数农民生活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。就沿黄几省来说,又因为缺乏科学认识,盲目修建大量引黄工程和平原水库,导致地下水位迅速上升,又引发了大面积土壤次生盐碱化,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。

以河南为例,当时豫北、豫东平原盐碱地发展到1000多万亩,占同区耕地五分之一,致使农业连年减产,1961年河南粮食总产仅68亿公斤,平均亩产仅44公斤。严峻的农业形势,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,甚至无以为食而饿死。



1967年8月,一批科研人员在中科院封丘驻地合影。他们当时还都是小年轻,后来很多都成了腕儿。



图为当时河南沿黄地区的盐碱地,白色的是农民治盐碱的土办法——把含盐的表层土刮掉堆成“盐包”。